

溫柔鄉是英雄塚?!

傳奇人物張學良軼事

(三)

● 今稀老人

不抵抗困煞張學良

到了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關東軍在東北藉口尋釁，並把重炮移至瀋陽近郊，要求交出凶手，情勢危殆，人在北京的張學良心急如焚，還是趙四提醒他向中央請示，所得答覆是「委曲求全，不能輕舉妄動！」亦即「不抵抗策略」。

「九一八」那天，張學良正在北京中和戲院觀賞名伶梅蘭芳貼演的旦角好戲「宇宙鋒」，當「金殿裝病」一折演至高潮時，東北參謀長榮臻由瀋陽打來緊急電話，他急回辦公室接聽，原來是報告日軍侵擾北大營，炮火猛烈，他已命令官兵不抵抗，挺著挨打。可是官兵的情緒不穩，不了解日寇武裝挑釁，為什麼不抵抗？張學良無言回答，放下聽筒，在大廳裡踱起步

來，但電話筒裡傳來榮臻緊急的呼叫：

「副司令，軍情十萬火急，東北將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張學良聽到電話裡的催叫，望著屋中人們一張張焦灼盼望的表情，張學良清楚大家心裡在想著什麼，在盼望什麼。張學良也知道，只要從他口中說出一個「打」字，東三省將士那早已鬱積在槍口的憤怒就會傾瀉而出，與日寇浴血奮戰。

張學良停下腳步，猛地將手向下一劈，似乎下了一個巨大的決斷，從牆角快步走到電話機旁，抓起電話，正欲開口下達反擊命令時，一低頭陡地看到了玻璃板下壓著的一幀照片。這是張學良一九三〇年抵達南京時與蔣介石合照的，張學良恍然一驚！蔣介石那雙睜起的眼睛，彷彿在緊緊地盯視著自己，似乎在說：難道你不服

從中央了嗎？張學良打了個寒噤，情不自

已地抬起左手摸了下西裝上衣的口袋裡面裝著蔣介石前一天晚上打來的電報，蔣介石重申如遇日軍挑釁不准抵抗之意。這時，張學良的左手就像被燙了一下似的，連忙從胸部放下來。伴隨著這一動作，張學良剛才的衝動消失了，他對著話筒的語調變得像背書一樣機械而又沒有生氣：

「目前瀋陽空虛，抵抗無益，請轉告各級將士，應避免衝突，勿逞一時之憤，忍辱負重，以待『國聯』處理。總之一句話，不要抵抗！」

這幾句機械的命令，好像耗盡了張學良全身的力氣似的，只見他手足戰抖，臉色慘白，身體一軟，很無奈的癱坐在電話機旁！

日本關東軍利用蔣介石、張學良的不

抵抗政策，得寸進尺，閃電進擊，幾乎是手不血刃的情況下，於九月十八日佔領瀋陽，十九日拂曉入長春，廿一日吉林陷落，東三省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張學良決心打落牙齒往肚裡吞，一切都自我忍受不求見諒於人，只求無愧於心！

當然，張學良捫心自問，他之所以同意不抵抗政策，也不是完全沒有原因。當時東北軍主力已全部進關，瀋陽空虛，所以蔣介石講的依賴「國聯」，張學良覺得未嘗不是個辦法。所謂國聯，即國際聯盟的簡稱。中國過去一直跟國聯關係不好，直到一九二七年北洋軍閥被推翻以後，關係才變得密切起來，特別是二九二八年底，蔣介石組成親西方的南京政府之後，關係至為緊密，國聯先後派來專家，給予各方面的援助和合作。所以，「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堅信如我方堅持不抵抗，國聯利用國際輿論，一定可以迫使日寇撤兵。

然而嚴酷的現實粉碎了張學良的幻想。日軍佔領東北全境以後，對國聯不屑一顧，而國聯除了口頭上嚷嚷一番而外，幾乎沒有任何行動。不抵抗政策反而成了日軍排除抵抗的屏障，長驅直入，順利進軍。

國仇家恨，使張學良心如刀絞，五內俱焚，一閉上眼睛，腦海即浮現出耳邊就震響著父親張作霖臨終的遺言：「告訴小六子，以國家為重，勿忘父仇，好好地幹吧，我這個臭皮囊算不了什麼！」

「以國家為重，勿忘父仇」。如今是父仇未報，故土復失，自己豈不是不忠不孝！張學良每當翻著報紙，看到「領土淪喪」四個字時，都像針扎一樣的難受。

可是，張學良接二連三地請戰電報，都被蔣介石束之高閣。不管情勢如何危殆，蔣介石的回答依然是一句話：不許抵抗。蔣介石連篇累牘、喋喋不休地奉勸張學良要學習印度的甘地，忍辱負重，相信公理定可戰勝強權……怎麼辦？如按蔣介石的指示繼續不抵抗，不僅千秋萬代惡名難去，而且日軍得寸進尺，關外不保，關內也將呈現危急；可是，如若抵抗的話，不僅違背中央命令、得罪了蔣介石，而且孤軍作戰，也是決難持久的。

遊戲之作屈辱趙四

瞻前顧後，張學良憂慮重重。為了解

決這一矛盾，張學良帶病召開了東北外交會議，特請了駐在北平的一批高級大員進行討論。其中包括有顧維鈞、湯爾和、章士釗、汪榮寶、羅文幹、李石曾、胡適、曹汝霖、陸宗輿、王克敏、王揖唐以及東北軍政界的一批高級官員。張學良本想利用這些社會名士、政府要員，做出一個與南京政府相抗衡的決議，以便出兵東北，但這批人中多為親日派，討論的結果，竟還是按照中央不抵抗的政策辦。會上，一群老朽還猛拍張學良的馬屁，吹捧他為中國的甘地。會議開得南轅北轍，張學良從大廳走出來時，心情陰鬱。副官陳海正等候在門口，一見張學良過來，連忙遞給他一個很大的信封，上面工整地寫著：「張副司令親啟。」

「誰給你的？」張學良詢問陳海。

陳海搖搖頭：「不認識。」

鑽進汽車，張學良撕開信封，見裡面是一張剪下來的報紙，上面印有一首打油詩。其詩曰：

趙四風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塚，

那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
開場絃管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
更抱佳人舞幾回。

這是馬君武激憤之餘的遊戲之作，竟傳誦一時，成了當代史詩。其實，張學良當時在看京戲，並沒有去跳舞。此詩冤屈了張學良，更大大地委屈了趙四、朱五和胡蝶。

朱五，全名朱涓筠，係張學良弟媳朱洛筠的姐姐，當時嫁給張學良的心腹秘書朱光沐。張學良對於這位好朋友的妻子，彼此跳跳舞實有其事，如說到了「狂」的地步，這就是欲加之罪了。至於當時的電影話劇明星胡蝶，張學良也僅見過一面，談不到什麼翩翩起舞。唯一沾點題的，只有趙四。張學良與趙四的確有一段哄鬧一時的風流韻事，但把趙四比作妲己之流的紅顏禍水，這也是天大的冤枉！張學良最清楚，趙四知書明理，通曉民族大義，對日寇的步步緊逼，恨之入骨，這樣的愛國情懷，竟遭到如此中傷，趙四怎能承受得了呢？再說，趙四歷經家庭登報斷絕關係的風潮，如今若再把這國土喪失的莫須有罪名加在趙四的身上，這位不滿二十歲的

女孩子可怎麼承受啊！

此詩不但使趙四受到屈辱，還確實挨了一記石頭，一天早上，趙四離家到協和醫院看病，一出門就聽見一群小學生在唸那首「趙四風流朱五狂」的打油詩。她剛想低頭走過去，這時突然一個孩子喊起來：「她就是趙四！」接著，一塊石頭便拋過來，正打在趙四的腦袋上。趙四感到火辣辣的疼痛，用手一摸，已經紅腫了起來……

張學良聽著，心像被戳了一刀似的難受。他本想壓下這首打油詩，不讓趙四知道，誰想此時連小孩都知曉了！張學良痛苦地凝望著趙四的傷處，想到趙四因為自己而遭受的冤枉和欺辱，心酸之餘，張學良不由得激憤起來，大聲地問小虹：

「那些小孩呢？抓住沒有？」

「警衛跑出來時，這群孩子已跑得無影無蹤了。」小虹答道。

「那不能怪孩子！」趙四插了一句。

張學良楞在那裡，半天沒有開口，最後張學良突然猛地一拳擊在床沿上，撲進被疊，嗚嗚地嚎啕大哭起來……

川島芳子做他工作

這天晚上，六國飯店舉行舞會，張學良沒有心緒，進去應酬一下，即出來循著迴廊踽踽獨行，百感交集。突然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喚住了張學良：

「副司令，怎麼一個舞也沒跳就出來了？是不是趙四小姐沒來，有點不開心呀？」

張學良心裡正煩，不由得停住腳步，抬起頭來，凝望著這位扭捏作態的女人。此人很年輕很漂亮，裝飾也很華貴。張學良似乎認識她，可一時又有點想不起來。

「怎麼，不認識我了？我是鄭露瑩呀！」女士一邊自我介紹著，一邊大方地伸手過來。噢，想起來了！這便是當年在蔡公館攔住張學良要求跳舞的女人，那次張學良訓斥了她之後，雖沒再強求跳舞，可卻祕密地往張學良的汽車裡扔過好幾次求愛信，直到發現張學良跟趙四相好之後，才退避三舍。張學良進抵北平之後，曾聽人說過她已成為北平著名的交際花，憑著她那姣美的容顏，不僅北平大員的官邸私宅可以隨便出入，就是日本人那裡她也是任意進出。

鄭露瑩要求耽擱張學良幾分鐘，把張學良邀進她的房間，殷勤招待，剝橘子又

倒茶，一雙美目火辣辣的望著他，還用手捏了他一把。他佯裝不懂，站起來要走，剛欲邁步，只見裡間的門簾一挑，一個女聲喊住了他。回轉頭來，看到的卻是一個年貌清秀的男人，這人身體矮小，穿著一套筆挺的西裝。

「對不起，是我有事找您。」

這人一開口，聲音清脆，地道的女聲

。張學良此時不禁一楞：「您……？」

「自我介紹一下吧，我叫川島芳子，

中國名字叫金璧輝。」

啊，原來是她，聞名遐邇的男裝麗人

！張學良雖未直接與川島芳子打過交道，但對於她的傳說卻如雷貫耳。諸如她善於騎馬、駕汽車、喜歡跳舞等等。在舞場上，她本應跳女方，但是她卻跳男方，而且比女方還得心應手。不久前在上海召開的一次國際舞蹈比賽會上，川島芳子竟然獲得男子一等獎。其他男人與川島芳子相比，反而相形見绌。因此，許多人把川島芳子視作妖花，稱川島芳子是「魔性的女人」、「謎一樣的女人」。為什麼躲在這裡等候自己？張學良不由得警覺起來，為了探個究竟，張學良轉回身來，笑著迎了過來，道了聲：「久仰！」

略事寒暄之後，張學良開口問道：「不知芳子小姐找我，為了何事？」

少帥不領日人之情

「一位朋友託我帶給您一件禮物。」

川島芳子說完嫣然一笑。

「誰呀？」

「您的一位老朋友。」

「噢？」

「土肥原少將。」

「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二天，土肥

原賢二出任瀋陽市市長，不久又被晉升為少將。

川島芳子斜睨了一眼沉吟不語的張學

良，繼續說道：「對不起，因為禮物太大，我無法攜帶在身。」

「什麼禮物？」

「土肥原先生想把您遺留在瀋陽的財產全部退還給您。喏，這是您的財產清單。」

川島芳子從皮包裡抽出幾頁紙，然後站起身來送到張學良面前。

「請代我謝謝土肥原先生的美意。」

張學良手捏著清單，抬起頭來，直視著川島芳子：「土肥原先生這麼慷慨，是不是得有什麼先決條件？」

「不不，請不要誤會，土肥原先生絕無他意！他過去得益於您和先大帥的幫助，這次是略表謝意。土肥原先生經常稱讚您年輕有為，是中國的棟樑之才，我也想通過這次和您交個朋友。」川島芳子講到這，頭一歪，做了一個天真的笑臉：「怎麼樣，就算談完了？我早就聽說少帥舞姿瀟灑，咱到外面去跳個舞好嗎？」

張學良沒有站起來，而是往沙發上靠了靠：「不過，我倒有個條件。」

「請講！」

「芳子小姐，不知土肥原先生是否真有誠意。如果真有誠意的話，要還就應該全部徹底歸還！」

川島芳子一楞，她從張學良手中拿過那份清單，指點著說：「您看看，您在瀋陽的全部財產都列在上面了。大帥府、少帥府、趙四公館、北陵別墅。喏，還有先大帥幾位夫人的洋樓，您們家開的銀行、商號，包括您最新蓋成的學良體育館……」

張學良接過清單，冷冷地說：「恐怕還有吧？」

「還有？」川島芳子眼睛轉動了一下：「噢！您是指瀋陽以外，您老家的財產

吧？土肥原將軍說了，那些第二批歸還給您。」

「還有！」

「還有？您指的是夫人捐助修建的小學、中學？這些也可以歸還。」

「還有——！」

川島芳子驚詫地望著張學良：「還有什麼？」

「我東北三千萬父老兄弟，綿延數千里的大好河山！」張學良緩緩說道。

「這……？」

張學良霍地站起來，怒目圓睜：「『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吞東三省，丟失家鄉田園的，不止我張學良一人一戶！日本政府若是有誠意，就應歸還我三千萬父老兄弟的全部家園！」張學良頓了一下，雙目直視著呆楞的川島芳子：「請你告訴土肥原，一句話，要還，就還我東三省的大好河山！」

張學良說完，拿起清單，嚓嚓幾下撕成了碎片，略揉了揉，扔進牆角的紙簍裡，然後昂起頭來，大步跨出了房門！留下川島芳子呆若木雞。

西安事變劫持領袖

「九一八」事變，華北戰局日非，張學良被調往西安，擔任西北剿共代總司令，出師和中共紅軍作戰，損失了部分主力，把戰力消耗在內戰上，張學良痛苦不堪，終於導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幕後由中共一手導演，張學良和西安綏靖主任楊虎城聯手炮製，他們劫持前來視察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實行「兵諫」，要求「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平心而論，這一要求在當時不算過分，然而証諸日後中共藉抗日坐大，席捲大陸的事實，蔣介石的做法，不能不說是洞燭機先。

西安事變初起，消息紊亂，氣氛緊張，南京國民政府要員，聞領袖被劫，主張強力對付，動員軍隊，準備進攻西安叛軍，獨蔣夫人宋美齡期以為不可。因為她深知張學良做事衝動，劫持蔣介石是一時起意，並非有深謀遠慮，興兵討逆，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治絲益棼，在叛軍手中的蔣介石必被置於危地，因而不表贊同。

部分大員甚至懷疑宋美齡為一介婦人，心中只想到丈夫安全，置國家尊嚴於不

顧，宋美齡無奈，祇好剴切陳述，聲稱如果犧牲夫婦，可挽回大局，她絕不阻止。怕的是叛軍與共軍結合，血火充塞，一旦動武，兵連禍結，百姓受苦，國勢岌岌，強敵窺伺，千鈞一髮，所以她力主和平解決。

事變發生後一星期內，她三次派人前往西安，探詢情勢發展及蔣介石的安危，證實蔣介石安然無恙後，她決定親赴西安面晤張學良，尋求和平解決之道。

宋美齡飛抵西安時，鎮定非常，張學良親到機場，走上機艙迎接，宋美齡見張學良儀容憔悴，面有愧色，乃溫語安慰。並和張學良同乘張準備的車輛前往張宅，抵達後，張學良問是否立即與蔣介石見面？

宋美齡神態從容，告以不忙，先給她一杯茗茶，示意張學良，她願以自身的安危託庇張學良的掌握之中。蔣介石被囚地點，距張學良住宅僅有一箭之遙，茶後張學良陪同宋美齡與蔣介石見面。

宋美齡見過蔣介石以後，即和張學良面談，剖析利害。張學良見宋美齡沒有斥責他，頗感快慰。談話後，張學良即辭出。

此後數日雙方均惶悚不已，因為參與事變的軍官欲求保障他們無被囚禁之虞，幸經宋美齡與宋子文兄妹往返各地，與有關人員會談，再三婉轉解釋，始獲張學良、楊虎城同意釋放蔣介石。

可是釋放當天，上飛機離西安的時刻卻一拖再拖，由早晨到下午，離去的時刻一改再改，直到下午四時卅分，車隊才離開被囚地，前往西安機場。臨到起飛之前，張學良、楊虎城要求蔣介石委員長臨別訓話，經蔣以溫語慰諭之。

此時，張學良告訴蔣介石決心隨同搭機飛南京，蔣介石極力反對，蔣稱無伴行之必要，促張留在軍隊所在地，並以長官資格命令張留下，張學良對宋美齡說，他

有赴京的義務，以表示擔負此次事變的全部責任，更證明此次事變無危害蔣介石委員長生命之惡意及爭奪個人權利之野心。宋美齡以目示意蔣介石，蔣只好讓張學良隨機飛京，使西安事變和平落幕。

幽禁歲月紅粉伴隨

張學良抵京後，遂即被囚禁，並經軍法審判，判刑十年，可是卻一直被幽禁了五十多年。抗戰開始後，張學良曾請纓上前線殺敵。但蔣介石囑以「用心讀書；報國有日」，至此，張學良已明白他已無再

出頭之日，埋首史冊，成了明史專家。以後隨著抗日、剿共局勢，他被囚禁的地點一再播遷，由杭州而奉化、而萍鄉、桂林

、而台北的陽明山，囚禁期間，受宋美齡感召，皈依基督教，成了上帝的子民，信仰十分虔誠。晚年，他的好友張群、王新衡代他請求釋放，他卻說：「我的思想自由，身體自由，讀書自由，我早已自由了。」

在他漫長的囚禁歲月裡，趙一荻始終陪伴在身邊，無怨無悔，他的妻子于鳳至則於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後，率子女遠走英國，後又移居美國，再未踏進國門一步，直到一九七五年病逝美國。

如今，在張學良幽禁歲月裡無怨無悔長伴左右的趙一荻夫人也於夏威夷時間二〇〇〇年六月廿二日在美逝世，留下張學良孤獨一人。

中外雜誌社稿約

- 一、本社園地公開，歡迎名人傳記、軼聞趣談、真實傳奇、中外古今、現代史話、回憶與隨想、醫學新話、科技新知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對中外名人傳記，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五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本社交由「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